

Александр Борисович Чаковский

СВЕТ ДАЛЕКОЙ ЗВЕЗДЫ



● [苏] 亚·恰科夫斯基

图书馆

遥远的星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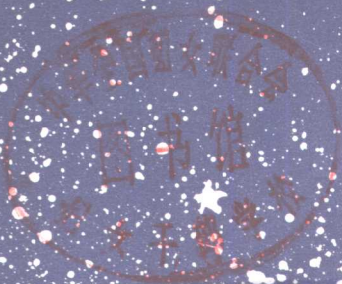
辽宁人民出版社

I512.4
122

遥远的★光

〔苏〕亚·恰科夫斯基

王复仕 黄玉光 戴玉芳译 殿 兴校



女子学院 0059436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沈阳

Александр Борисович Чаковский
СВЕТ ДАЛЕКОЙ ЗВЕЗДЫ

《РОМАН-ГАЗЕТА》№6. 1963

根据苏联《小说报》1963年第6期译出

遥远的星光

Yaoyuan de Xingguang

〔苏〕亚·恰科夫斯基

王复仕 黄玉光 戴玉芳 译

殷兴校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210,000 开本：787×1092 $\frac{1}{2}$ 印张：10 $\frac{1}{2}$ 插页：2

印数：1—65,000

1983年12月第1版

1983年12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邵光

插图：俞晓夫

封面设计：广阔

责任校对：张金英

统一书号：10090·345

定价：0.85元

星 殒 辉 长 存，
璀 璨 映 穹 苍。
诗 人 死 犹 生，
夜 阑 赐 我 光。

——奥兹加-米哈利斯基

一天傍晚

“你是要到海滩上去散散步吗？”列娜问扎维亚洛夫。

“不。”

“那你想干什么？”

“没什么，就想单独待一会儿。看看画报。”

“画报？就是这本旧《光芒》？”

“是的。”

“我真不明白，”列娜耸了耸肩膀。“不想散步，那你干吗要从礼堂里出来呢。”

站在扎维亚洛夫面前的列娜穿着一件十分合体的红色连衣裙，显得既年轻又漂亮。她在里加海滨这座休养所已经住了三个星期，同扎维亚洛夫相识也有两个星期了。两人每天晚上都一块儿去看电影，然后，如果天好，就到海滩上去散步；要是天冷，就在主楼客厅里闲坐；倘若遇上下雨而且同扎维亚洛夫住一个屋的那个人又到玻璃阳台上玩扑克去了，他俩就避开众人躲到扎维亚洛夫的房间里去。

有一点列娜是毫不怀疑的，即扎维亚洛夫喜欢她并打算延长休养期，所以她眼下正等着扎维亚洛夫也请她留下来，

并且帮她延长假期。到时候扎维亚洛夫准会说，事情都包在他身上。列娜已经打定主意留下来，当然了，这还要等扎维亚洛夫稍加坚持才好明说。

一旦估计得出自己今后几个星期将会如何度过，列娜的心就放下了。在南来的路上以及到休养所后的头几天，她总是烦躁不安，心神不定。可是在有人开始追求她，而她也暗自认准那个人“值得一顾”以后，她便变得心安理得，因为她相信自己已经预见到下一步会怎样了。

然而现在，列娜却隐隐约约地感到了不安，但一时还弄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他们坐在礼堂里等着电影开演。要上映的片子里有迷人的法国影星钱拉·菲利普，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期间，列娜曾在高尔基大街上见过他，因此就在某种程度上把他当成了老相识。

放映员那儿什么东西没弄好，电影迟迟没有开演。扎维亚洛夫在一旁懒洋洋地翻看着从休息室里拿来的一本画报。后来灯光总算熄灭了。

列娜安安稳稳地等着扎维亚洛夫用假装无意的动作——每个男人都以为只有自己才会的那种动作——来握她的手。可是，扎维亚洛夫却坐着一动也不动。列娜侧过脸来一看，不禁觉得挺怪，原来他依然在盯着那本打开了的画报，尽管场内已经一片漆黑了。

列娜的老相识，那个象男孩子一样长着两只胖鼓鼓的大耳朵的、令人心醉神迷的钱拉——列娜平生所认识的所有男人都不可企及的标准美男子——终于在银幕上出现了。就在这个当口，扎维亚洛夫突然一下子站了起来，连句话也没跟

列娜讲，就朝出口走去。

列娜犹豫了片刻，便忍痛撇下钱拉，也向出口走去。

到了门口，列娜还瞥了一眼银幕，这时银幕上出现了一位女明星，她的名字在列娜所知道的名字中是最长的，此外列娜还听说，她的胸脯也是世界上最美的。

现在，列娜站在扎维亚洛夫面前，见他不愿多说什么，答话也莫名其妙，心里更加犯疑了：他恐怕是有了什么心事。事情不能小瞧，他可是个三十四岁的招人喜欢的单身汉哪，而且当过空军少校，如今则在莫斯科一个航空俱乐部里担任主任辅导员。

列娜呢，要说她这一辈子也算得上是红颜薄命了。她风姿卓约，丝毫也不蠢；她是这样一种女人，如果她们从男人身边走过，男人们，至少是其中不少的人，都会回头看她们几眼。

列娜的衣着考究入时，花销靠的是丈夫的抚恤金和自己当底片修版员所得的工资，虽然手头不大宽裕，可也谈不上拮据。在情场之上，她是个常胜将军，因此身边总有那么“一位”，眼下她的这“一位”就是扎维亚洛夫。他们站在路灯下面，昏黄的灯光照在她那光滑的红色连衣裙上；这件连衣裙把她的身子裹得紧紧的，在修长的双腿之间稍微凹进去一些，被灯光一照闪闪发亮，就象奇异的鱼鳞一般。

“我真不明白。”列娜又说了一遍，口气中尽量不让对方感到自己有纠缠的意思。“也许你不大舒服？里边太闷了。”

“不，我没什么，”扎维亚洛夫心不在焉地说。

“他真有什么心事啦？！”列娜不禁暗自惊叫了一声，留神地打量了扎维亚洛夫两眼。他背靠着铸铁灯柱，手里拿着那本卷成一卷的画报。不，从外表上看，他还是他。肩上披着一件灰色的西装，淡黄色的头发象退了色似的。眼睛也是浅颜色的，出神地凝视着，一眨也不眨。

列娜觉得，除了这双眼睛之外，他的整个外貌都是可以理解的，也完全合她的口味。演员、导演或者电影摄影师，在列娜看来，应当穿瘦些的裤子。穿特肥的裤子，只有副部长才能得到她的谅解。象扎维亚洛夫这样一个退伍军官，一个严肃正经的人——但不是个粗野的丘八，而是个通达事理的人——恰恰应当穿这样的裤子，既不瘦也不肥。他要是穿上大众化的斜襟衬衫就不大合适，穿好莱坞式的花衬衫更不得体，只有这件不土不洋的国产网球衫才象那么回事。依列娜之见，是什么人就该象个什么样子。花花公子应该象个花花公子，领导同志应该象个领导同志，一个仪表堂堂的中年退伍飞行员呢，就该象扎维亚洛夫这个样子。他身上的一切都是可以理解，可以说明的，唯独除了这双有时叫列娜害怕的眼睛。当年他驾着歼击机或轰炸机在空中作战的时候，目光大概就是这样的吧。然而，一个男人可不应该用这样的目光来瞧他喜爱的女人！

列娜什么也弄不明白，但有一点很清楚：决不能缠着他不放。

“好吧，我去把电影看完，”她用一种毫不介意的口吻说。“然后我们总还得去散散步吧？你待在这儿？”

“当然。”

列娜气坏了，但她及时地管住了自己，没让肩膀哆嗦，转身就向礼堂走去。又细又高的金属鞋跟儿踏在水泥板铺成的甬道上，发出了咔咔的响声。

扎维亚洛夫没有目送列娜的背影。

他在被人们踩实了的、微微泛湿的海滩上走着。天色已经很晚，傍晚来海滨散步的人大都回去了。一个夜间来洗海澡的人高抬着腿，慢腾腾地走进水里，在岸边浅水中向前走了好久，也没找到水深没人的地方。

一个头戴遮阳帽、穿着一条溅满泥浆的白裤子，裤腿儿卷到膝盖上的照像师走了过去。他一只手在沙子上拖着三脚架，另一只手象纤夫那样拉着水中的一只小船，船上竖着一面摆样子的假帆。

此地的美人鱼、两个身穿游泳衣的姑娘，披散着湿漉漉的长发，紧贴水边慢悠悠地走着，在发黑的湿沙上留下了深深的脚印，脚印里随即渗满了水。

两个上了岁数的花花公子，身穿绣着小船图案的针织游泳裤，趿拉着木底鞋，拼命想赶上前面的美人鱼。他们三步并作两步，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两个秃顶在月光下泛出羊皮纸般的颜色。

一个年纪不轻的胖子，跪在地上用沙子在精心塑造一尊巨大的女人侧面头像。

一些身穿工作服的人正在搬笨重的长椅，他们每天夜里都要把长椅挪到离海、离浴场远一些的地方。这是当地领导关心休养员的贞操，在保护他们免遭黑夜的诱惑。

一个身穿窄窄的游泳裤的长腿小伙子，象一个年轻的天

神，同一个裹着浴衣的苗条姑娘并肩站着。他一只手搂着姑娘的肩膀，另一只手拎着手提式收音机，收音机里乐声悠然荡漾。他们俩——年轻的天神和他的女友——在目不转睛地眺望着远方的水平线。

一辆卡车驶过，车上满满登登装得全是垃圾箱，叮唧唧乱响。

“我该怎么办？”扎维亚洛夫在心里问着自己。“上哪儿去？无处可去。在这地方，我什么事都办不成。只有回莫斯科才能把事情弄清楚。只有回莫斯科。”

话又说回来，也许是他弄错了？他怎么就一直没想到是他弄错了，没想到这是错觉，是幻觉，是想象呢？

不，没有弄错。这样的错误是不可能的，否则活着就太可怕了。这不能错！谢天谢地，他还从来未曾有过幻觉，无论是过去在天上飞的时候，还是如今只能在地上走的时候。

可如果真的弄错了呢？现在，一想到到底还是搞错了，他就不由得感到害怕。自从他被禁止上天、被终生束缚在地上以后，自从他被折断双翅并得知被转入预备役以后，许多年来，这是他头一次感到害怕。当年他曾最后一次尝受害怕的滋味。那时他说过，尽管他知道自己再也上不了天了，可他也绝学不会在地上走。人家想用笑话回答他，说成千上万的人只是在地上走，并没有谁大惊小怪，想着上天。扎维亚洛夫说，人倒确实是如此，可是，还有鸟呢，鸟也常常落到地上来，有时候还在地上走来走去，可它们的生活是在天上。一只鸟要是被折断了翅膀，那它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从那以后，扎维亚洛夫心中再没害怕过。他认为，命中

注定的最可怕的事情，他已经经受过了。然而今天……

他在已经阒无一人的海滨浴场上久久地徘徊着，脑子里只是萦绕着同一个念头，再也容不进其他任何想法。

他终于往回走了。在回去的路上，既没有人迎面走来，也没有人自后面赶过。这个时候，对于那些按时就寝的人来说已经是太晚了，而对于那些期待着浓重夜色的人来说，却还太早。

“还好，这儿就我一个人，”扎维亚洛夫心想，但他马上就发现自己想错了。原来他借着透过薄云撒下的淡淡月光，看见浴场上还有一个人。说他是艺术家也好，雕塑家也好，业余爱好者也好，反正他就是那个用沙子塑造女人侧面头像的已不年轻的胖子

走到这个人的身旁，扎维亚洛夫站住了，自己也不知这是为什么。他并没有对这位艺术家的作品发生什么兴趣，只不过是我不想回去罢了。他觉得，一回到住处，他的思绪就会中断。

“喂，怎么样？”这个跪在沙滩上正在用木片修整头像下颔儿的人，出人意料地问了一声。

“什么怎么样？”扎维亚洛夫被问得一愣，反问了一句。

“您站在这儿能有十五分钟了，”那个人说，依旧没有抬头。“请多指教。”

“我是个外行。不过，我看挺美，”扎维亚洛夫答道。说罢他就想转身走开，可那位艺术家又说话了。

“美……嗯……”他嘟囔着，“那您怎么不问问我：弄

这个有什么鬼用？”

“我不懂得……”扎维亚洛夫没等说完，话就被雕塑家打断了：

“您不懂得？这话说明您很聪明。已经有三个白痴打这儿过去了，他们说干吗白费这个力气，我的作品明天就会被洗澡的人和在海滩上打排球的人踩坏。”

“是啊，确实有这个危险，”扎维亚洛夫说。“您看尺寸是不是应该再小点儿。”

这个人站起身来，说：

“世上的东西，该什么样就应让它是什么样。金字塔不可能小巧玲珑，狮身人面像不应该是小摆设，所以我这个，”他用木片指了指地上的浮雕，“也不应该塑小了。”

“也许是吧，”扎维亚洛夫说这话不过是出于礼貌。接着，连他自己都感到意外，竟问了一句：“真有这么个人吗？”

“那还用说！”雕塑家喊道，从这声音里扎维亚洛夫听出了对方心中有一种隐痛。“跟您说吧，她是我的妻子。”

“是一个美人！”扎维亚洛夫说，这仍然是出于礼貌。

“是吗？您觉得美吗？”雕塑家边问边用脚拇趾修整着浮雕颈部的线条。“这么说，我总算塑出了她本来的模样。不过，她本人可能更美一些。可她已经不在人世了。我这一辈子失掉过很多东西，但是最让我难过的是失去她。您第一次失去东西是在什么时候？噢，我指的当然不是小刀、钱包和存衣牌儿。”

“十三年以前，”扎维亚洛夫说。

胖子聚精会神地瞧了他一会儿，说：

“老实说，我没料想能听到一个准确的回答。您使我感到惊奇。”

扎维亚洛夫耸了耸肩膀，说道：

“那好，我走了。”

“再见，”雕塑家仍旧仔细端详着他。

不料刚走出几步，扎维亚洛夫就听到他在背后喊道：

“请等一下！”

见扎维亚洛夫转过身来，雕塑家说：

“我想把这件东西，这个头像，送给您。”

“送给我？”

“对了！它是您的了。我差不多快塑完了。”

“可我怎么……”

“不，不，我不是说让您把它带走。但它是您的了。我把它赠给您了。”

“神经不正常，”扎维亚洛夫心想，然后说了声：

“谢谢。”

“哦，您走吧。我呢，要是您允许的话，还想稍稍修一修这只耳朵。耳垂儿显得尖了些。您请便吧。您也许有自己的作息时间。请吧。晚安！”

扎维亚洛夫又独自在海滨浴场上踱起步来。四周万籁俱寂，天越发黑了。月亮被几片碎云遮住，也看不大见了。

那个单身一人夜间洗海藻的人终于走上岸来，他时而用右脚跳跳，时而用左脚跳跳，跳了好些时候。

夜暗带来了一对对情侣。

他们走着，紧紧地偎依在一起，湿沙在他们脚下轻轻地叹息着。

高高的夜空中，有一架喷气式飞机呼啸而过，早先只有十一级暴风中的大海才能发出这样的喧嚣。

有人迈着不耐烦的步子急匆匆地走了过来，沙子被踏得轧轧作响。

这是列娜，扎维亚洛夫远远就认出来了，确切地说，是猜出来了。列娜朝他迎面走来。这时，浮云绽开了一道缝，好让月亮瞧一瞧这个两腿修长、身穿闪光连衣裙的漂亮女人。

列娜说：

“我找你一晚上。电影早就散场了。你不是不想到海滩上来吗？”

“我改主意了，对不起。”

“怎么样了？”列娜说着拉住了扎维亚洛夫的手。“我想，你好些了吧？”

“不，”扎维亚洛夫说，“还没有。”

“那你也该告诉我究竟是怎么回事呀！也许我有什么对不住你的地方？”

“我可怎么对她讲呢？”扎维亚洛夫心中暗想。“跟她讲这种事，又怎么能不惹她伤心呢？当然，用个三言两语把事情说明白，倒也容易。可我又说不出口。什么都不能对她讲。我跟谁讲都可以，哪怕是跟那个雕塑家讲，可就是不能讲给她听。她也不会相信我的话，十有八九不会相信。再不会把我当成个傻瓜。”

“我也说不清楚，列娜，”扎维亚洛夫说。“不过，这跟你毫不相干。我只是在《光芒》画报上看到了一点东西，引起了一点怀旧之情……”

“就这么回事啊？”列娜松了一口气，大声说道，同时把他的手攥得更紧，更有把握了。“老天爷，我还以为……”

她拉着扎维亚洛夫转向海滨，嘴里一连气地说着：

“我一点儿也弄不明白。思来想去，没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啊。你一整天都是好好的，可突然间，也不知谁惹着你了……”

列娜的语调起初是轻松的，可是渐渐地就带有恼意了。她明白自己原来受了一场虚惊之后，便不知不觉地对扎维亚洛夫报复起来。

不过，她很快就醒悟过来：男人是不喜欢小肚鸡肠、唠叨不休的女人的。于是她的口气又缓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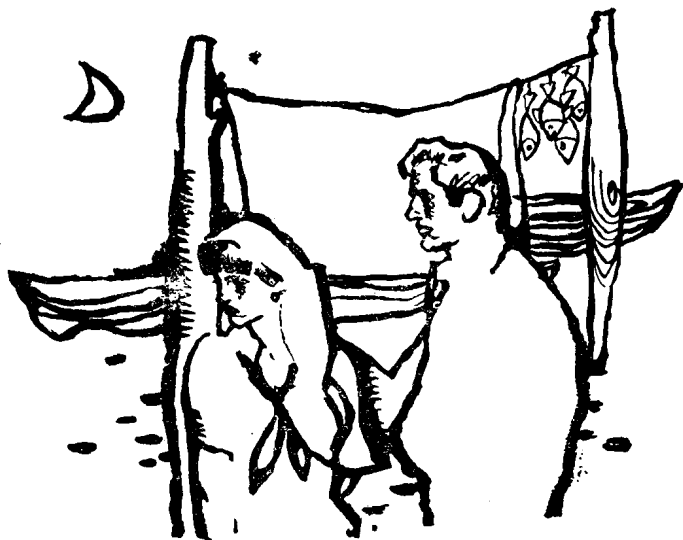
“我们不谈这些了。不过，说真的，你弄得我一晚上都没过好。明天晚上你一定得好好地陪着我。晚饭后就沿着海滩走，走得远远的。好吗？到那两个渔夫那儿去。你还记得吗？”

扎维亚洛夫记起来了……

那天，他俩出来的时候，天还没黑，刮着大风。海滩上空荡荡的，只是在沙丘后面背风的地方躺着几个穿浴衣的人。

风使劲地撕拽着列娜身上的白色连衣裙，狠命扯动着她精心梳理的长发。她没带头巾，于是就用扎维亚洛夫的大手

帕把头包上了。一阵阵旋风卷着海沙迎面扑来，可是他们却一直走啊走的。他们的右边是寒气袭人、波涛轰鸣的大海，左边是绵延不断的沙丘和树林。前边，除了风沙之外一无所有。



他们来到捕鱼点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只见一面渔网撑在几根木桩上晾着，一老一小两个渔夫正在用小锅做饭，下面那堆小小的篝火不知为什么并没有被风吹灭。扎维亚洛夫和列娜在篝火旁边站了一会儿，跟那个拉脱维亚老渔夫聊了几句，就往回走了。

回去是顺风，走起路来轻松了一些，可是他们仍然觉得有些累，于是便在沙滩上坐下来休息。迎风坐着很冷，他们挪到了沙丘之间，在那儿躺下来避风，紧紧地偎在一起相互

取暖……

很晚了他们才到家。门都关上了，甬道被山慈姑形的乳白色路灯照得通亮。扎维亚洛夫不得不敲门叫醒护理员，往她手里塞了一些钱，并且不知怎么搞的，竟对她嘟嘟哝哝地低声说，他们到里加去了，回来的路上电气列车出了事故。

……这会儿，扎维亚洛夫却说：

“列娜，明晚上咱们哪儿也去不成了。”

“这又是怎么啦？”她老大不满地问。

“明天我就不在这里了。一早就搭飞机走。”

“可你怎么能这样？！”列娜放开了她刚才还紧紧握着的那只手。

扎维亚洛夫觉得她的惊叹里包含着委屈和气愤。是啊，虽说时间不长，但自己终归和她亲近过，而这个女人也爱着他，就算爱得不那么深，可毕竟是爱着他，而他就这样无缘无故地突然抛弃了人家。

然而，这仅只是扎维亚洛夫自作多情，其实列娜的心思根本就没在这上。她不过是想表示表示自己的气愤罢了，因为情场游戏的公认规则竟遭到了破坏。列娜大为扫兴，丧气极了。延长休养期的事算是彻底吹了，往后整整一个星期，她就只能象个无家可归的女人一样孤孤单单地游来荡去了。她已经等不到下一批休养员，而现在这批休养员中凡是能找也想找女朋友的人早已行使了“自决权”。没法子，明天起她就只好与那些已属明日黄花的单身女人为伍了，并要对她们撒个谎，说扎维亚洛夫是因急事被单位召回莫斯科去的。此外，还得让她们相信：他俩已经约好要在莫斯科高尔基大